



给我儿子一个工作吧

编者按>>>

残障人士是农村最苦的人，他们的家庭也是农村最穷苦的家庭。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份工作，那是他们的奢望。这个感人的故事里，悲悯、善举、激励，——被改变的命运烁烁生辉。“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”。

这批员工招来后，公司议论纷纷，瞿伟红觉得压力山大，这天一早就敲响了董事长室门。

她是“翔港科技”的工会主席，员工福利归她管。这家企业很特别：残障人士特别多。公司规定不许称“残疾人”，而统称“福利员工”，也许是沾上了“福利”两字，这块工作也归她管。

人们的议论，主要集中在袁滔身上。袁滔才二十岁，下肢严重残疾。小伙子行走不稳，让他折个纸袋、贴个商标，动作也不利索。有人就说，这样的员工招来干什么？不是给企业添麻烦吗？这样弄下去，公司还怎么发展？

瞿伟红汇报完毕，小心翼翼问道：“董事长，您看招聘残障员工的事，能不能先停一下？”董事长笑笑，说：“小瞿，青工袁滔的来历，我当初就听你讲过，这件事，你也要不忘初心啊。”

瞿伟红就想起那次去崇明的“初心”。由于公司多年坚持招聘残障员工，附近城乡的残障人士都有了工作，公司就想去崇明，把好事做上岛去。一上岛，果然大量残障人士闻讯而来，其中，就有袁滔。

瞿伟红当时就觉得袁滔条件比别人差一些，想淘汰不收。可一眼瞥见袁滔妈妈那一头早生的白发，心就软了。袁滔妈妈在小学当保洁工，又脏又累的工作没把她压垮，可这成年的残疾儿子，却压弯了她的腰。她把袁滔推到瞿伟红面前，还没说话，眼泪先下来了。

瞿伟红倾听她的诉说，才知袁滔的严重残疾，是母亲早产带来的。小瞿自己也是母亲，她能触摸到袁滔妈妈心里那份痛楚。

袁滔妈妈说：“给我儿子一个工作吧！他初中毕业后，整天在家玩游戏，七年多了，他真的要废了！”

董事长说：“你看，袁滔就是这一家人的痛。把他招进公司，不仅给他本人希望，也给了他们一家子希望。这样做没错，小瞿。”

董事长名叫董建军，是世代农民的儿子。基因使他知道，残疾乡亲是农村最苦的人，残疾家庭也是农村最穷苦的家庭；基因还让他知道，只有得到工作机会，残疾乡亲才有希望站起来。从办厂第一天起，董建军就想好，要把一部分岗位留给身有残障的乡亲们。按今年7月数据算，他们企业全员为557人，残障员工155人，比例近三成；而最多时，全厂残疾员工二百多人，比例达40%！

董建军对残障乡亲的好，自贸区上上下下都支持他。泥城镇专门开辟一条公交线，一头通公司，一头就设在残障员工宿舍门口；镇上还在人才公寓专门辟一层，增建方便设施，供残障员工居住……

瞿伟红离开时，董建军又叮嘱：“小瞿，为残障员工做事，不要怕人议论。小袁条件是差些，但这么大的厂区，总有用得着他的地方。你看一下，还有哪个工位适合他；最好再鼓励他去考一个证，持证上岗，别人就没话说了。”

“像姚建那样？”瞿伟红问。

“对，要鼓励大家向姚建看齐。”董建军说。

我信任他，更敬重他

姚建是“七零后”，聋哑学校毕业后到一家印刷厂工作，与董建军相识。那年他才17岁。

小姚好学，吃得起苦。进了印刷厂后，他跟着师傅学开印刷机，吃了整整三年“萝卜干饭”。一个聋哑人，听不到机器响，也无法用语言跟人交流，要驾驭那么复杂的机械，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小姚每天到车间，睁大双眼，全神贯注，看机器怎么运转，看师傅怎么操作……三年后，连师傅也评价，小姚的技术已不在自己之下。于是，姚建被任命为机长，这是厂里第一位由残障员工担任的机长。

也许因为永远处于寂静之中，小姚的心境也永远宁静。他沉浸在自己的技术世界里，将各式各样诱惑拒之门外。他知道自己天生比别人缺失，所以，他愿意付出几倍于他人的努力来补偿这一点。

董建军喜欢姚建。他相信姚建会成为一名最出色的员工。没错，上帝关上了这小伙子的嗓门和耳道，却关不住他的心窍和灵气。你看，他虽然听不见周围任何声音，但是，他的目光能分辨出无数相近的颜色，他的鼻子能嗅出哪种机油或颜料是错号的，他的手指搭在机器上，凭着指尖接收的微震，就能判别哪个地方出了毛病……

姚建像是为印刷机械而来到这世上的。从进厂时学开装订机，到后来交给他折页机、配页机，他都操纵得得心应手。2015年，董建军创立“翔港科技公司”，进口了一系列大型机械。那些机器价格昂贵、技术含量极高，如瑞士的“捷拉斯”印刷机（每台86万欧元）、“基杜”印刷机（每台64万欧元）。这些12色13色柔印的高精尖设备，是董建军的“心头肉”，也是一家新公司最贵重的家底。

姚建当然也掂得出这些新设备的分量。他天天看着开进大门来的集卡，更关注新车间里，那些新机器怎么一天天安装起来。他眼里露出羡慕与欣喜，还有跃跃欲试的兴奋。

当新设备开机时刻来临，人们看到，姚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机长行列里。有人不禁问董建军：让一名聋哑员工来操纵这么贵重的进口机器，你放心吧？

董建军笑答：把机器交给姚建，我很放心。

质疑者问，为什么？

董建军说，他当过16年机长，没出过一次质量事故，我有什么理由不信任他呢？一个聋哑人，几十年来做得这样优秀，说明他比普通人更踏实、付出了更多。我不仅信任他，更敬重他！

……

瞿伟红在董总这里得到启发，开始为袁滔奔走。她最后在厂区找到一个电梯驾驶员的岗位。她觉得，能坐着工作，这对袁滔来说很重要。

要让每个残障员工都像姚建那样能干，这并不现实；但是，鼓励他们决不放弃、天天向上，则是瞿伟红一直在做的。袁滔在得到这个岗位的同时，也明白了这个道理。他专门去一家技校参加培训。可他离开学校已8年，数字和文字已离他非常遥远。那些天，他连梦中都在追赶那些数字文字。培训一段时间后，他才逐步找回读书的感觉。他参加了电脑考试。技校通知他：考试及格。他终于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持证驾驶员。

袁滔拖着残肢，常年蜗居在家，外界对他来说陌生而隔膜。刚进厂时，有人指指点点，他心有惻惻；慢慢地，有更多人走近他、轻轻拉住他的手。他们的眼光，像长者打量受伤的小辈，令他感到安然，感到温暖。他步履蹒跚，走得很慢。每次消防演习，总有两个同事留下来，一左一右扶着他，带着他一道走向集合地点。很多次乘班车，他都是最后一个上车，但他每次走进车厢，满车的同事都会站起来，为他让座。这些让座者中，好多人本身也是残障员工。有时，袁滔坐下后，就会把脸转向窗外，因为，他不想让别人看见，他满眼都是泪水……

袁滔的父亲是位出租车司机，每周都要来厂区接他回家。他心疼辛苦的父亲，决意自己回去。他回一趟家要80多公里（在宝山），单地铁就要换4条线。换车走的那些路，尤其是那些台阶，对他来说简直是灾难。然而，每个周末迈出厂门，他一路都是微笑着的。他心里想的是：我有工作了，我独立了！我虽走不快，但只要走着，我就能走回家！

他像一艘小船，在人海中颠簸。每次回家去见爱他的父母，他都要颠簸整整4个小时。

亲爱的读者，如果您在这长达80多公里的沿线，看到我们袁滔，请向他行一个注目礼。

坎坷之家的温暖

董建军是土生土长的郊区人，爱家乡，懂家乡。他一直说，上海这个城市，确实大，确实富，但在人们看不到的乡下，还有不少贫困乡亲，尤其是身有残疾的乡亲。

他几十年来关注着他们。邵泳和邵秀菊，就是他关注的一对兄弟。

邵氏兄弟天生弱视，残疾等级达4级；两眼只能辨别光暗，却看不清实物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视力只比失明好一点点。

养育他们的，是一个贫穷的家庭，也是个充满了韧性的家庭。

秀菊的名字有点像女人吧？可他的生性里，却有着男人的倔强。他做过糖山楂、卖过冰棍，25岁时，他决定做一件大事：要让这个家里所有人都能吃上饱饭。他借钱去宝山，背回一只几十斤重的爆米花机。他决定做一个走村串户的“爆米花人”。

爆米花赚钱不容易，黑手黑脸干上一天，也赚不了几十元。但高度弱视的邵秀菊干得很起劲。不管别人怎样看不起这个苦活，这是他们家第一份“长期工作”。

哥哥邵泳不放心弟弟一人在外奔走，天天与弟弟同出同进；妈妈老了，但也会常来帮兄弟俩一道推车。就是这样一份工作，邵秀菊干了15年，从25岁一直干到40岁！

这15年里，双眼重疾的兄弟俩，不知在路上摔了多少跤；满头白发的老妈妈，不知为两个儿子流了多少泪。

这15年里，弟兄俩并没有放弃努力。他们曾寻找过更稳定的工作。但往往一查视力，厂方就把他们拒之门外。有一家小化工厂，倒是用低薪聘用了邵秀菊，一家人还为此高兴了一阵。可那家企业经营不善，很快就倒闭了，最令人心酸的是，可怜的秀菊弟弟，还把两根手指丢在了那里……

董建军听说这些，已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。他心里很痛。残疾乡亲遭这样的罪，被他看成是自己的耻辱。他让工会主席瞿伟红去当地了解一下，并在有限的进厂名额里挤出一个，指名留给邵家兄弟。

那是个仁爱的家庭。哥哥邵泳，把这个宝贵名额让给了弟弟，他抚着弟弟断了两指的手，说：“秀菊受苦最多，他应该先进厂。”

弟弟很争气，进厂后干得很出色，没多少时间，就被升职为组长。哥哥逢人就说，“我弟弟‘来山’！（有本事）。”

邵秀菊当组长后，每天下班后要计件结账，总是很晚回家。这时，邵家已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了，虽然清贫，但一家人仍谨记老妈妈定下的家规：每天晚餐都要亲人到齐后才开饭。邵秀菊每天从厂里摸黑回家，推开家门，总能见到：一大家子人——弟兄俩坚持不分家——围着老妈妈，布好碗筷，在温暖的灯光下等着他……

他是邵家第一个领着固定工资的人！

2010年，董建军又挖掘一个进厂名额。这回哥哥邵泳如愿以偿，跟弟弟一道成了“翔港科技”的员工。

但邵家的积贫积弱没有完全铲除，因为兄弟俩的配偶也都身患残疾、失业在家。董建军对瞿伟红说：“小瞿，你替我记着这件事，有了机会，就设法安排这一对妯娌进厂工作。”

2013年、2015年，邵泳的妻子、邵秀菊的妻子，先后被招聘进厂。

一家拥有4个员工，收入比过去不知翻了多少倍。老妈妈眯花眼笑，逢人就说：“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们家现在比村里许多人家都好了！”

像这样的残障员工夫妻，厂里还有很多对。董建军说，这样做，我们工作是吃力些，但残障员工夫妻关系稳定了，家庭也就稳定了；如果大家都能分担一点，社会也稳定了。

尾声>>>

2017年10月16日，“翔港科技”正式上市。车辆在公司大门口列队，准备去陆家嘴证券交易大楼参加鸣锣开市仪式。

董建军出发前只问了一件事。他问工会主席、上市公司监事长瞿伟红：“5位残障员工代表都上车了吗？”

车队穿过临港大道，驶上高速公路。

临港这座新城，本世纪初才从一片荒滩上崛起。有人说它是一颗小太阳，新能源、新技术、新材料，组成了它的热力和光芒。也许他们还没发现，“翔港科技”那里升起的，正是临港的另一道阳光。